

震撼心灵书系

母亲的心

主编 高连营
李金凤

天很蓝，云很白，
风中飘着桅子花的香气，
空气中凝滞着淡淡的忧郁

或是偶遇，
或是邂逅

或是长时间的凝眸不语，
或是巧笑风情间的心有灵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母親的心

——震撼心灵书系

主 高 连 营
编 李 金 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撼心灵书系/高连营、李金凤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04-08332-6

I.震… II.①高…②李… III.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911 号

震撼心灵书系

高连营、李金凤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1975

发行电话:010-87713181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0

字数:350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7-204-08332-6/I·1753

(全 20 册)总定价:59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本套书是专为学生和青少年精心编写的阅读材料，做为震撼心灵系列，文章语言精辟，哲理颇多，能让读者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逐步培养读者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高作文及对事物理解能力，是一套适应于个性时代青少年较为理想的读物。





母亲的心

母亲的心	3
我柔弱心灵上的烙印	9
猜心	13
阳光卓依卡	15
感情	19
人生百字解	22
弹指间,刹那芳华	26
初恋那个人不值得喜欢	31
爱情陷阱	41
请不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47
亲爱的简亦像花一样	53
无奈之痛	63
坏孩子没有友谊	67
谁在北窗轻轻唱	72
成长的故事	77
天使不过愚人节	82
开心果	86
你竟敢如此透明	90
勇气	95
走在阳光里	106
和你在一起	110
梦想与面包	115
三个人里聪明的那一个	119
当白领小姐爱上蓝领先生	125
没有热情,能打动谁!	130
蛋若有情蛋亦笑	133
布先生,天空之城	142
巧改人生	150



迎向朝阳的雏菊	156
星期六的下午	160
我是星探,我是你的转折	164
一波三折当上星探	165
苦乐参半的职业经历	167
甘当铺路石	170
圆梦在北京	172
让我倾心于你的纯净	180
笨小孩如何赶上来	185
守护美丽	189
营救	193
游戏制造陈天桥	198
我不想输	204
既然喜欢就要做好	211



母亲的心

23年前，有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蓬头垢面，见人就傻笑，且毫不避讳地当众小便。因此，村里的媳妇们常对着那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还上前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

那时，我父亲已有35岁。他曾在石料场子干活被机器绞断了左手，又因家穷，一直没娶媳妇。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份姿色，就动了心思，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等她给我家“续上香火”后，再把她撵走。父亲虽老大不情愿，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咬咬牙还是答应了。结果，父亲一分未花，就当了新郎。

娘生下我的时候，奶奶抱着我，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把的孙子。”只是，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从不让娘靠近。

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给，给我……”奶奶没理她。我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娘失手把我掉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娘是个疯子。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奶奶总瞪起眼睛训她：“你别想抱孩子，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时，没有半点儿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胀得厉害，可我没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匙一匙把我喂大的。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

那时，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吃

“闲饭”，时不时还惹是生非。一天，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媳妇儿，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儿的人家过日子，以后也不准来了，啊？”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嘴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地哀叫：“不，不要……”奶奶猛地沉下脸，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到：“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犟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两年了，你还要怎么样？吃完饭就走，听到没有？”说完奶奶从门后拿出一柄锄，像余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一磕，“咚”地发出一声响。娘吓了一大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低下头去看面前的饭碗，有泪水落在白花花的米饭上。在逼视下，娘突然有个很奇怪的举动，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

奶奶呆了，原来，娘是向奶奶表示，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心仿佛被人狠狠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了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在我家你会饿死的。”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朗朗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你走，你走，不要回头。天底下富裕人家多着呢！”娘反而走拢来，一双手伸向婆婆怀里，原来，娘想抱抱我。

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我身下接着，生怕娘的疯劲一上来，将我像扔垃圾一样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了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当我懵懵懂懂地晓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我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

地。那时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想念她，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六岁那年，离家5年的娘居然回来了。

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地跑来报信：“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娘回来了。”我喜得屁颠屁颠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奶奶随着我也追了出来。这是我有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她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些枯黄的碎草末，天知道是在那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坐在村前稻场的石碾上，手里还拿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她面前时，她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她的儿子。娘终于盯住我，死死地盯住我，裂着嘴叫我：“小树……球……球”她站起来，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样一副形象。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我扭头就跑了。这个疯娘我不要了。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她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因为娘丢了我的面子。

我从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说过话，更没有喊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不敢顶嘴的。

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些杂活。下地劳动时，奶奶就带着娘出去“观摩”，说不听话就要挨打。

过了些日子，奶奶以为娘已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了，就叫娘单独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浆拔穗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的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时，稻田的主人找来了，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一下敲在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

这个疯婆娘，你给老娘滚远些……”

娘虽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别……”的哀号。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她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的？再这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地嘴一撇：“我没有这样的傻疯娘！”

“嗨，你真是越来越不象话了。看我不打你！”奶奶又举起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从地上跳起，横在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己的头，“打我、打我”地叫着。

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啊！”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一位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每月能赚50元。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她没再惹什么大的乱子。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冬日，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她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树……伞……”一些同学嘻嘻地笑，我如坐针毡，对娘恨得牙痒痒，恨她不识相，恨她给我丢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嘉喜。当他还在夸张地模仿时，我抓起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嘉喜躲过了，他冲上前来掐住我的脖子，我俩撕打起来。我个子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嗽”的一声长啸，娘像个大侠似地飞跑进来，一把抓起范嘉喜，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范嘉喜举向半空，他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蹬。娘毫不理会，居然将他丢到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一脸漠然地走开了。

娘为我闯了大祸，她却像没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

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她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她。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然后像个孩子似地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一把伞回家。我把这事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椅子上，连忙请人去把爸爸叫了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我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这都是范嘉喜家请来的人，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神经病，现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不拿出1000块钱的医药费，我他妈一把火烧了你家的房子。”

1000块？爸爸每月才50块钱啊！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声以及皮带抽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派出所的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亏欠。谁再闹就抓谁！一帮人走后，爸看看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看伤痕累累的娘，他突然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说：“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要不打你，这事下不了地，咱们没钱赔人家啊。这都是家穷惹的祸！”爸又看着我说：“树儿，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大学。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啊！”我懂事地点点头。

2000年夏，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恩施州的民政局将我家列为特困家庭，每月补助40元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

由于是住读，学习又抓得紧，我很少回家。父亲依旧在为50元打工，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娘身上。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炒好咸菜，然后交给娘送来。20公里的羊肠山路亏娘牢牢地记了下来，风雨无阻。也真是奇迹，凡是为儿子做

的事，娘一点儿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

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娘来了，不但为我送来了菜，还带来了十几个野鲜桃。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挺甜的，哪来的？”娘说：“我……我摘的……”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扬她：“娘，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

娘临走前，我照例叮嘱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应着。送走娘，我又扎进了高考前最后的复习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课，婶婶匆匆地赶来学校，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婶婶问我娘送菜来没有，我说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婶婶说：“没有，她到现在还没回家。”我心一紧，娘该不会走错道吧？可这条路她走了三年，照理不会错啊。婶婶问：“你娘没说什么？”我说没有，她给我带了十几个野鲜桃哩。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鲜桃上。”婶婶问我请了假，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确有几棵野桃树，桃树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个桃子，因为长在峭壁上才得以保存下来。我们同时发现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树下是百丈深渊。婶婶看了看我说，“我们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说，“婶婶你别吓我……”婶婶不由分说，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谢谢你给我洗衣服

娘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得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说：“娘啊，我的苦命娘啊，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啊，是儿子要了你的命……娘啊，您活着没享一天福啊……”我将头贴在娘冰凉的脸上，哭得漫山遍野的石头都陪着我落泪……

2003年8月7日，在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湖北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稻场，径直“飞”进了我的家门。我把这份迟到的书信插在娘冷寂的坟头：“娘，儿出息了，您听到了吗？您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柔弱心灵上的烙印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与我同时代出生的所有人一样，出生、成长于战乱，尔后正如一切落叶乔木那样，都不能绕过秋冬而永远留在春夏。大好青春的黄金段都浪掷在秋天的忧愁、疼痛、困惑和冬日的颤栗、惶恐、昏聩之中了。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也像落叶乔木一样，默默地自己的心灵里留下了年轮。唉！最柔弱、最敏感的是人的一颗心呀！最坚强、最博大的不也是人的一颗心么？在人的躯体上，最容易出血、最容易被扭曲，最容易破碎的部分就是那颗心。如果我生下来与狼为伍，我会成为狼孩，我的心会成为狼心。但我幸而为人，并与人为伍；所以我才能成就为人，我的心才能成为人心。

1939年夏天，日本战领军宪兵，从我手里把我的父亲夺走。我痛哭至死，而后复生，但我并未立即成长为大人。同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几个日本兵用绳子牵着一个年轻的抗日志士，押往城外的刑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也被这股愚昧、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卷入他们的行列。刚刚走了几步，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几乎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西邻卖豆腐的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他们才活埋几天？……你！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我的心在一阵颤栗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我在街坊邻居们面前都不敢抬头。王大娘在我稚嫩的心里烙下了三个字：要知耻！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从那

时起，我知耻了！而我却没有原谅我只是个刚刚9岁的顽童。从此我成了一个大人！——但这件事对自己的亲娘我都羞于出口。

1942年，告别铁蹄下的故乡，到异乡去谋生，求学。在我离家前，娘要给我洗洗脚。她对我说：“儿呀！以后你的脚就要自己洗，路就要自己走了！”我只能忍泪应一声：“嗯……”我的心揪成了一团。忍着忍着，泪水啪啪地落在脚盆里。娘也哭了，她的泪水也啪啪地落在脚盆里。娘在我的心里烙下了5个字：路要自己走。一个未涉世的孩子，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面对复杂的歧路，自己走，首先就要自己去选择！？这太可怕了！可我知道，必须自己去选择。今天，回顾我走过的路：如果没有这5个字的烙印，我还会不会是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还有没有一颗人心呢？很难设想。

1949年冬天，在淮海战场的战壕里，和我同在一个连队当兵的小丘，他的真实年龄只有我知道，才14岁。他在参军时硬是说自己已经16岁了，赌咒发誓说他属羊，“有犄角的羊”。他跟着队伍走了差不多1个月，才算批准他的参军要求。如愿以偿的他，只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发给他的军装是一套敌军的将军服，而不是我军当时的土布棉袄。连长、指导员一遍遍地向他解释：“我们的后勤补给在黄河以后，现在没法给你发一套你要的正式军装。团里、旅里、纵队里都问过了，全没有。这不是很好吗？高级毛呢料子的！”他总是跟我嘀嘀咕咕。他几乎向所有的战友都提出过换军装的要求，一律遭到坚决的拒绝。在总攻敌军兵团指挥部那天傍晚，我很不走运，被留在战壕里照顾重伤员。在出击前的3分钟，我思考再三，脱下我的棉军装，递给了小丘。他喜出望外，却又不好意思接受。我光着身子对他说：“你想冻死我？！”他才脱下将军服，光着身子抱住我呜咽着说：“这一仗，俺就是死……”我立即捂他的嘴，已经来不及了，那个不吉利的字已经吐出来。我明白他想要说的是：我绝不会辱没这件棉军装。我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清晨，全连都回来了，小丘却没有回来……非常意外的是，连长把我那件棉袄带了回来。连长告诉我：“这是他在咽气之前自己脱下来的，我们发现他的时

♡ Zhen Huan Jin Long Shu Xi ♡

候，他只穿着他参军前那件白土布褂子。我们给他裹了一床棉被……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我给你把棉袄带了回来。”后来，这件棉袄我一直穿到春暖花开时节才脱下来，那已是渡江战役的前夕了。当小丘和我的光身子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体温在我的心里烙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价值的首要标准绝不是物质。所以我才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克服物欲、贪婪和虚劳，而安贫乐道。

如果说，我在劫难之中也有快乐，也许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在强迫劳动中我自觉自愿学会了許多技能，从而帮助了许多善良的普通人，这也是很快乐的。我渐渐学会了把放逐我的地狱变成我心灵里的天堂。多年来，极低的生活费，极强的体力劳动，至今人们都得承认，我依然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如此精神抖擞的人。特别是我的一颗心还有灵敏而顽强地跳动着。作为一个作家，我还需要什么呢！这就足够了。

1970年大年夜，当著名双簧管演奏家张问仁在黑暗中，把刚刚装完蒸汽水管的我拉进他的家里的时候，我被人和火炉的温暖拥抱得一阵眩晕。张先生和我并不相识，可以说对子他，我是个路人。他把一碗饺子和一双筷子塞进我的手中，我迷惘地用泪眼看着他，无法下咽。他把他的双簧管一节一节地接起来，为我演奏起舒伯特的小夜曲来。我很害怕，因为那时演奏外国古曲名曲会招来大祸。他安慰我说：“不怕！我已经彻底解放了！他们不会来管我……我得了癌症。”他好像是个胜利者一样，爽朗地笑出声来。第一个饺子好烫！一直烫到我的心里。不久，张问仁先生溘然长逝！听说他经历了那样多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后却笑容满面，他真的是彻底解放了。他在我的心里烙下了一个希望：无论在多么黑暗的时期，名副其实的人并未绝迹，人性并未泯灭。同时，他那坦荡荡安详赴死的生存态度，给了我极强烈的震撼，一个大无畏者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1986年夏天，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就要找玛丽雅·斯米尔诺娃，她是我从未谋面的一位俄罗斯妈妈，50年代有过一些书信来往，后来就中断了联系。这位蜚声全球的电影剧作家、电影《乡